

東漢的選舉

韓復智

一、前言

杜佑的通典共分食貨、選舉、職官、禮、樂、兵、刑、州郡與邊防九個門類。這種排列的次序，正是杜氏不平凡的政治理論之所在。他在書中開頭就說：

夫理道之先，在乎行教化。教化之本，在乎足衣食。易稱「聚人曰財」。洪範八政，一曰食，二曰貨。管子曰：「倉廩實知禮節，衣食足知榮辱。」夫子曰：「既富而教」，斯之謂矣。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，設職官在乎審官才，審官才在乎精選舉。制禮以端其俗，立樂以和其心，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。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，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，列州郡俾分領焉，置邊防遏戎狄焉。是以食貨爲之首，選舉次之，職官又次之，禮又次之，樂又次之，刑又次之，州郡又次之，邊防末之。或覽之者，庶知篇第之旨也¹。

所以，乾隆帝在重刻通典序中稱贊說：

觀其分門起例，由食貨以訖邊防，先養而後教，先禮而後刑，設官以治民，安內以馭外，本末次第，具有條理，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。

近幾年來，我在課餘，復讀兩漢書、三國志與通鑑等書，思之再三，愈覺得杜佑的見解卓越過人，愈相信經濟與選舉實爲政治的兩大基柱。歷史上任何朝代，如經濟社會問題得不到妥善的解決，選舉制遭受破壞，使得官非其人，賢愚混淆的話，它就會在政治腐敗、天災人禍的情況下而告結束。所以王符說：

君以恤民爲本，（ ）（ ）以選爲本，選舉實則忠賢進，選舉虛僞則邪黨貢。選以法令爲本，法令正則選舉實，法令詐則選虛僞。法以君爲主，君信法則法順行。……君臣法令之功，必效於民。……是故國家存亡之本，治亂之機，在於明選而已矣²。

東漢雖亡於宦官，實際上是宦官等豪族壟斷經濟和把持選舉釀成的。本文即討論東漢選舉腐化的原因、概況與影響。至於經濟問題對帝國的影響，將另文討論，以期未來對東漢歷史的發展能進一步的瞭解，並希望對今後政治的改進有點參考價值。

¹ 通典卷一序內註云：「大刑用甲兵十五卷，其次，用五刑八卷。」所以共爲九個部門。臺北新興書局發行，頁典三。

² 潛夫論卷二本政第九，四部備要本，中華書局印行，頁17-18，「以選爲本」前脫二字。

二、漢代人仕進的途徑概述

漢代人仕進的途徑，主要有選舉、辟召與任子制三類：

(一)選舉 兩漢的選舉制，歷史上稱為鄉舉里選。其名目很多，大體可分為不定期與定期兩種：

(1)不定期的選舉，也可稱為特科，以賢良、方正、文學高第與直言、極諫為最多。此外，有明當世之務、習先聖之術、茂才異等、明陰陽災異、勇猛知兵法、治河、使絕域及通曆算本草者等等。賢良方正的察舉，主要為開直言之路，所以常在災異之後，被舉者多為現任官吏。其他的特選，也都因一時的需要與好尚而有的。如光武建武七年（三一）夏四月詔曰：

比陰陽錯謬，日月薄食。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，大赦天下。公、卿、司隸、州牧舉賢良、方正各一人，遣詣公車，朕將覽試焉³。

(2)定期的選舉，也可稱為常科，有孝廉和茂才兩項。茂才本名秀才，因東漢避光武諱改稱茂才；在西漢本屬特舉的一種，到東漢變成歲舉了。選舉的標準有四：即「一曰，德行高妙，志節清白。二曰，學通行修，經中博士。三曰，明達法令，足以決疑，能案章覆問，文中御史。四曰，剛毅多略，遭事不惑，明足以決，才任三輔令。皆有孝弟廉公之行。」⁴ 此即所謂「四科取士」。孝廉每年由郡太守選舉，所舉的大都不是現任官吏。而茂才由州刺史以上的官員（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九卿與刺史）方能察舉。因為茂才名額少，任用高，所以較孝廉更為可貴⁵。東漢取士，以孝廉最多，在東漢人的碑誌上往往有「舉孝廉除郎」幾個字。郎是一種候補官，好的能補郡國守相，次等補縣令、長、丞、尉。

除考試有時由皇帝親自主試外，普通考試孝廉，選任郎官的責任，有時歸於尚書，有時歸於三公。因為可以拔擢任用很多人，所以雙方常爭取這種權力，而且爭得很利害。比較而言，以權在尚書的時候為多⁶。

(二)辟召 兩漢各公府州郡衙門裡都有許多「曹」分掌各種職務，就像現在的「科」

³ 後漢書卷一光武紀下，新校後漢書注本，頁52，民國六十一年九月，臺北世界書局印行，以下同。

⁴ 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，四部叢刊本。

⁵ 郡國察孝廉，州舉茂才，所以茂才的數目較孝廉的數目少，又茂才自州刺史以上方能察舉，所以也較孝廉的任用為重。孝廉察舉以後，以在郡署任郎官為原則。由郎選為尚書郎，再由尚書郎選為縣令。但茂才被選以後，一般任用的原則，即為縣令。就漢代的官制而言，縣令是千石官，三署郎不過二百石官罷了。因此，舉茂才的資地，也較舉孝廉為賤。漢代的官吏，一般被察舉的，都是先舉孝廉，後察茂才。茂才的資歷，大多為故孝廉，三公將軍據屬，故朝廷官吏，以及三署的久次郎官，只有少數是州郡掾屬，這和孝廉多數由州郡掾屬察舉，是顯然不同的。以上見勞貞一先生漢代察舉制度考，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十六本，頁78-129，三十六年出版。

⁶ 見楊聯陞先生東漢的豪族，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四期，頁1032-33，二十五年十月出版。

一樣。公府有十二曹，即東曹、西曹、戶曹、奏曹、辭曹、法曹、尉曹、賊曹、決曹、兵曹、金曹、倉曹。州郡只有十曹，即除去十二曹中的東西曹。每曹皆置「掾史」，掾為曹長，史的地位在掾下，輔佐掾處理事務。即掾如同現在的科長或主任，史與令史，如同科員。這些掾史，都由公府州郡自己辟除，即自由選任。有時朝廷也令三府辟召某人，但必需有尚書的勅。州郡徵辟，只不過做個地方小吏，不一定有多大希望。如被公府辟召，上司即中央大員，位高言重，自己如被賞識和提拔，便很快的轉任大官⁷。故馬端臨說：「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，然東漢之世，公卿尤以辟士相高。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，四府並命如陳紀者。」⁸ 又說：「蓋東漢時，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。以鄉舉里選循序而進者，選舉也；以高才重名職等而升者，辟召也。故時人猶以辟召為榮。」⁹ 又崔寔說：「三府掾屬，位卑職重，及其取官，又多超卓，或期月而長州郡，或數年而至公卿。」¹⁰ 此外，也有朝廷聞高名，直接辟召的，如順帝為樊英設壇席，待以師傅之禮，延問得失。¹¹

(二)任子制度 這類似蔭襲制，西漢已有，辦法是：「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，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。」¹² 東漢仍然繼續，安帝建光元年（一二一）二月下詔，重申西漢的任子令：「以公、卿、校尉、尚書子弟一人為郎、舍人。」¹³ 舍人即太子舍人，職位比郎低一點。有時三公的孫子得拜童子郎。這是全憑父兄甚至祖父的地位，就可取得與由選舉而來的人們同等的地位¹⁴。如桓郁、桓焉、耿秉、馬廖、宋均、黃瓊、袁敞、黃琬等人，都是由任子出身而日趨顯達的¹⁵。

⁷ 同上註。

⁸ 十曹職掌：戶曹，主民戶、祠祀、農桑。奏曹，主奏議事。辭曹，主辭訟事。法曹，主郵驛科程事。尉曹，主卒徒轉運事。賊曹，主盜賊事。決曹，主罪法事。兵曹，主兵事。金曹，主貨幣鹽鐵事。倉曹，主倉穀事。此見嚴耕望先生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》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上冊第二章郡府組織引續志，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四十五，頁110-111。

⁹ 文獻通考卷三十九辟舉，新興書局發行，頁考367。

所謂公府有二府，三府，四府，五府。二府是太尉府，司徒府，加司空府為三府，再加大將軍府，為四府，加太傅府為五府。見同註六，此據東漢會要卷十九職官一，世界書局印行，頁194。

¹⁰ 同上註。

¹¹ 北堂書鈔六十八引，另見全後漢文卷四十六崔寔，清嚴可均編，五十二年五月，臺北世界書局印行。

¹² 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傳，頁2723。

¹³ 文獻通考卷三十四選舉七引漢儀注，頁考323。

¹⁴ 後漢書卷五安帝紀，頁232。

¹⁵ 同註六。

¹⁶ 見後漢書卷三十七桓榮傳，卷十九耿弇傳，卷二十四馬援傳，卷四十一宋均傳，卷六十一黃瓊傳，卷四十五袁安傳。另見通考卷三十四任子。

三、東漢選舉腐化的原因

人類都有利己之心，爲政者如不深切注意這一點，任何良好的制度，行之浸久，往往產生反效果。西漢的選舉制，在武帝時即發生弊端¹⁶，元帝以後，「選舉不實」的事，在漢書中更屢見不鮮。大儒貢禹很感慨的說：

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，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，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。……黥刑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，行雖犬彘，家富勢足，目指氣使，是爲賢耳。……

…察其所以然者，皆以……求士不得真賢，相守崇財利，誅不行之所致也¹⁷。他主張對「相守選舉不以實，及有臧者，輒行其誅，亡但免官，」¹⁸如此，他們「則爭進真賢，舉實廉，」¹⁹天下便平治了。

元帝並沒有採納他的建議。成、哀之世，對選舉不實的官員也只是免職或貶秩了事。這種處罰並不算輕，爲何到了東漢，尤其章帝死後，選舉更變本加厲的腐化起來呢？究其原因，約有下列數點：

(一)東漢是豪族建立的政權²⁰，這是光武帝和他的姻親、功臣用經濟勢力取得政治地位的大成功。這個南陽集團與外戚系統，開國後皆封侯受邑，取得了高官厚祿，雖已「攀龍麟，附鳳翼，以成其所志。」²¹但他們並不滿足。秦漢以來，雖已實行選賢舉能的官僚政治，但他們希望這種既得權利能長此保持下去。周代「公門有公，卿門有卿」的世官制，即所謂的貴族政治，仍是他們所懷念的。因此，他們雖已富貴，但還想使子孫、親友與依附者也尊貴起來，爲達到目的，覺得非挾勢把持選舉不可。典選舉的守相與刺史等官，在權門請託的壓力下，能有幾人敢公事公辦，不藉機徇私，誣事權貴呢？因而便發生了「以族舉德，以位命賢。」²²的現象。

(二)自西漢以來，因爲土地的兼併，產生了許多富豪²³。東漢建立後，富豪依然遍及

¹⁶ 漢書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云：「山陽侯張當居，元朔五年，坐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，完爲城旦。」
新校漢書集注本，頁639，六十一年九月，臺北世界書局印行。

¹⁷ 漢書卷七十二貢禹傳，頁3077。

¹⁸ 同上註，頁3078。

¹⁹ 同上註。

²⁰ 同註六。另見蒙思明六朝世族形成的經過，文史雜誌第一卷第九期，三十年八月出版。

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，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二期，一九五六年二月出版。

²¹ 後漢書卷一光武紀上，頁21，耿純進曰：「天下士大夫捐親戚，弃土壤，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，其計固望其攀龍麟，附鳳翼，以成其所志耳，……。」

²² 潛夫論卷一論榮第四

仲長統昌言也說：「天下士有三俗：選士而論族姓閥閥一俗，……。」意林卷五，四部備要本，臺灣中華書局印行。另見全後漢文卷八十九仲長統。

²³ 參看六朝世族形成的經過，頁4-7。

全國各地²⁴。章和二年（八八），章帝死，和帝剛一繼位，竇太后臨朝，便用鹽鐵大利換取豪族的支持，乃下詔「罷鹽鐵之禁，縱民煮鑄，」²⁵從此豪族的財富倍增²⁶，而且在他們的四周依附著許多人家與個人，而形成一個支配著千家萬戶的地方集團。如仲長統說：「豪人之室，連棟數百，膏田滿野，奴婢千羣，徒附萬計。船車賈販，周於四方；廢居積貯，滿於都城。琦賂寶貨，巨室不能容；馬牛羊豕，山谷不能受。」²⁷富貴榮華是人人所欲的。地方豪族雖然過着富裕而奢侈的生活，却富而未貴；雖可將自己買成復民，但擁有的奴隸與徒附，仍然不能免除對官府的義務。這對他們是一種相當的損失。因而他們很想取得政治地位，一方面即可滿足光宗耀祖的慾念，另一方面來輔助他們經濟勢力的擴張，如後來晉朝允許舊客免課役的辦法，正是他們所期望的。但當時制度絕不容許大改，富豪只好先交通王侯、官府，活動選舉，以爭取政治地位，達到貴而更富的願望。我們從趙王良臨終前，尤向光武帝為大姓李子春乞命一事²⁸看來，可推知一般王公大臣都有憑藉着自己的權勢，幫助拜託他們的地方豪族活動選舉的可能。又從富人王仲家有千金，想送給寒士公沙穆一百萬錢，使他買個官做，自己也得些做官的好處，而被穆拒絕的故事²⁹作為證明，可知東漢中期以後已發生了如李固所說：「今之進者，唯財與力。」³⁰的流弊了。

（三）漢制三公、五府、郡國守相等現任官吏，都有辟召與選舉的權力。這樣一來，凡歷任要職的達官貴人，一定擁有許多故吏、門生與被舉的人³¹。故吏對於長官，門生對於師長，被舉者對於舉主，都有君臣之誼，都有盡隸屬義務的責任。將來他們在仕途上得意時，對原來的舉主至少會報些私恩。若他們做了原來舉主的郡裡的太守，必然也會選舉他的子孫。因此，自己選舉過人的後代，便很容易被人選舉的。這樣便發生了選舉

²⁴ 參看同註六，頁1020-21。

²⁵ 鹽鐵是民生的必須品，所以從戰國以來到漢武帝時代，凡經營這種行業的都發了大財。如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傳云：「猗頓用鹽起，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，與王者埒富。」又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下云：「冶鑄鹽，財或累萬金，」但這種行業，只有富豪才能大規模的經營。因此，自政府讓出這項大利後，他們的富力就自然大增了。

²⁶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，頁167。

²⁷ 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，頁1648。另見全後漢文卷八十八仲長統理亂篇。

²⁸ 後漢書卷二十六趙壹傳云：「趙壹……後拜懷令。大姓李子春先為琅琊相，豪猾并衆，為人所患。壹下車，聞其二孫殺人未發覺。即窮詰其姦，收考子春，二孫自殺。京師為誦者數十，終不聽。時趙王良疾病將終，車駕親臨王，問所欲言。王曰：素與李子春厚，今犯罪，懷令趙壹欲殺之，願乞其命。」帝曰：「吏奉法，律不可枉也，更道它所欲。」王無復言。既薨，帝追感趙王，乃貴出子春。

²⁹ 後漢書卷八十二下方術傳云：「公沙穆……有富人王仲，致產千金。謂穆曰：『方今之世，以貨自通，吾奉百萬與子為資，何如？』對曰：『來意厚矣。夫富貴在天，得之有命，以貨求位，吾不忍也。』後舉孝廉，以高第為主事，遷給事中。」

³⁰ 後漢書卷二十八李固傳，頁2074。

³¹ 參看六朝世族形成的經過，頁9-10；另見東漢的豪族，頁1034-1037。

多取年少，希望他們將來貴顯可以報恩的流弊³²。其次，自秦漢以來，已從貴族政治改成為官僚政治，一些高官大吏們，有權勢，有地位，日子久了，逐漸形成一個在外戚、宦官兩種勢力之外的官僚豪族集團。他們也為了堅持或擴張這種既得權利起見，也覺得非操縱選舉不可。因而他們選用人才，便假公濟私，把官爵當成私恩，將人才變成弄權利己的工具。范曄說：「和安之後，世務游宦，為當塗者更相薦引。」³³以至「名實不相副，求貢不相稱。」³⁴所以抱朴子說：「漢之末年，舉士也必附己者為前，取人也必多黨者為決；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，同乎我故不能遺焉，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。」³⁵

四光武、明帝和章帝可說都是好君主，然而只是人事好，並沒立下很好的制度。因此，君主賢明，事情便做的好，君主昏愚，政治上並沒有約束他的制度，一切便發生了問題³⁶。從和帝起，繼位的君主大都幼弱與昏闇，形成外戚宦官相繼亂政的局面。外戚大多是些德義不修、驕縱奢侈之徒；而宦官更多是窮凶極惡的份子。在這「賞罰無章，賄賂公行，」³⁷的黑暗政治下，東漢的選舉自然也腐化到了極點。抱朴子說：

桓靈之世，柄去帝室，政在姦臣，網漏防潰，風頹教沮，抑清德而揚諂媚，退履道而進多財，力競成俗，苟得無恥，或輸自售之寶，要人之書，或父兄貴顯，望門而辟命，低眉膝以積習而見私。……梟鵠屯飛……豺狼當路……姦偽榮顯……羣賢括囊……凶邪相引……小人道長……頌聲所以不作，怨嗟所以嗷嗷也。³⁸

四、東漢選舉腐化的概況

東漢政權建立後，功臣、外戚與宗室王侯很快的形成一個特殊的豪族集團，他們假勢在經濟上侵漁百姓，在政治上把持選舉。所以，在光武帝時就開始鬧選舉不實。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漢官儀說：

世祖詔：方今選舉，賢佞朱紫錯用。丞相故事，四科取士。一曰德行高妙，志節清白。二曰學通行脩，經中博士。三曰明達法令，足以決疑，能案章覆問，文中御史。四曰剛毅多略，遭事不惑，明足以決，才任三輔令。——皆有孝悌，廉正

³² 參看錢穆先生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一講，五十七年，香港龍門書店出版，頁30-31。

³³ 後漢書卷四十九王符傳，頁1630。

³⁴ 潛夫論卷二考績第七。

³⁵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九知止，四部叢刊本。

³⁶ 同註三二，頁；另參看胡秋原先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四十五年六月，亞洲出版社出版，頁29346-47。

³⁷ 資治通鑑卷六十八漢紀六十獻帝建安二十四年，五十九年十二月，臺北世界書局印行，頁2173。

³⁸ 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審舉。

之行。自今以後，察四科辟召，及刺史二千石，察茂才，尤異，孝廉之吏，務盡覈選，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。於縣邑，務授事以職。有非其人，臨計過署。不便習官事，書疏不端正，不如詔書，有司奏罪名，並正舉者³⁹。

中元二年（五七），光武帝崩，明帝繼位數月後，即揭露了中興以來，選舉不實的原因。

今選舉不實，邪佞未去，權門請託，殘吏放手，……有司明奏罪名，并正舉者⁴⁰。

又永平元年（五八），明帝的表叔樊鯨上言：

郡國舉孝廉，率取年少能報恩者，耆宿大賢多見廢棄，宜勅郡國簡用良俊⁴¹。

明帝雖詔令若舉非其人，便處罰其主。實際上對於犯者，並「無貶坐」，以至刺史、太守陽奉陰違，假公濟私，作威作福。後來章帝剛即位，侍御史中丞馬嚴便指出了這種情形，並建議應加強防檢，凡州郡所舉，如有不實，即繩之以法⁴²。章帝採納了他的建議。建初元年（七六）正月詔令「有司明慎選舉，進柔良，退貪猾。」⁴³三月，詔舉賢良方正、能直言極諫之士時說：

朕既不明，涉道日寡；又選舉乖實，俗吏傷人，官職耗亂，刑罰不中，可不憂與！……夫鄉舉里選，必累功勞。今刺史，守相不明真偽，茂才、孝廉歲以百數，既非能顯，而當授之政事，甚無謂也。每尋前世舉人貢士，或起叫畝，不繫閥閱。敷奏以言，則文章可採；明試以功，則政有異迹。文質彬彬，朕甚嘉之⁴⁴。

由此可見當時刺史、守相們的濫選，並已用閥閱資地為舉人的標準了。

建初五年（八〇），詔公卿已下，舉直言極諫之士，「其以巖穴為先，勿取浮華。」⁴⁵八年（八三），又重申光武時四科取士的內容與辦法⁴⁶。明帝察察，任用官吏

³⁹ 光武帝所說的「丞相故事」除指的武帝至宣帝時代以外，最可能的是西漢哀帝時代丞相府最後的故事。其次，和四科有關的各類以及孝廉的演變，均見勞貞一先生《漢代察舉制度考》。

⁴⁰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，頁98。

⁴¹ 後漢書卷三十二樊鯨傳，頁1122-23。

⁴² 後漢書卷二十四馬嚴傳云：「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，不務奉事，盡心為國，而司察偏阿，取與自己，同則舉為尤異，異則中以刑法，不即垂頭塞耳，探求財賄。今益州刺史朱鮪、揚州刺史倪說、涼州刺史尹業等，……又選舉不實，曾無貶坐，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。……宜勅正百司，各責以事，州郡所舉，必得其人。若不如言，裁以法令。」

⁴³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，頁132-33。

⁴⁴ 同上註。

⁴⁵ 所謂浮華，即如徐幹所說：「講偶時之說，結比周之黨，更相嘆揚，迭為表裏，既獲者賢已而遂往，羨慕者並驅而追之。」見《中論下譴交》第十二、四部叢刊本。

⁴⁶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永元五年（九三）三月詔注引漢官儀，頁176。

十分謹慎⁴⁷，對選舉不實尤不能絕其流弊。有長者之譽的章帝對這個問題也只好說說罷了。

後漢書卷二十六章彪傳說（以下凡引後漢書者但標子目）：

是時陳事者，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，……彪上議曰：「伏惟明詔，憂勞百姓，垂恩選舉，務得其人。夫國以簡賢為務，賢以孝行為首。……士宜以才行為先，不可純以閥閱。然其要歸，在於選二千石。二千石賢，則貢舉皆得其人矣。」

傳中沒載明他上議的年月，據通鑑為元和元年（八四）六月的事。可知舉士應以閥閱為標準，竟成為當時的一般輿論了。他認為問題的關鍵，在於二千石人選的好壞。這話固然不錯，但豪族的勢力如不能澈底抑制，選舉不實便永遠無法改善的。

×××

×××

×××

四年後，章帝去世，和帝繼位，年纔十歲，竇太后臨朝稱朕，其兄竇憲總攬大權。唯憲不修禮德，專作威福，「睚眦之怨莫不報復」⁴⁸，蓄養許多悍士刺客，迫害不肯阿附的忠直之士⁴⁹，又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，皆賦斂吏人，更相賂遺，其餘州郡，亦復望風從之⁵⁰。東漢的政治至此已進入黑暗時期，選舉也顯著的腐化起來。如樂恢為本郡功曹，「選舉不阿，請託無所容」⁵¹，後官至尚書僕射，劾奏竇氏徒黨，辭官歸里，「憲因是風厲州郡迫脅，恢遂飲藥死。」⁵²總之，竇憲的驕縱跋扈，署吏亂法虐民的情況，司徒丁鴻于永元四年（九四）有極沉痛的敘述⁵³。同年六月，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，誅竇憲。五年三月才下詔說：

選舉良才，為政之本。科別行能，必由鄉曲。而郡國舉吏，不加簡擇，故先帝明勅在所，令試之以職，乃得充選。又德行尤異，不須經職者，別署狀上。而宣布以來，出入九年，二千石曾不承奉，恣心從好，司隸、刺史訖無糾察。今新蒙赦令，且復申勅，後有犯者，顯明其罰。在位不以選舉為憂，督察不以發覺為負，非獨州郡也。是以庶官多非其人。下民被姦邪之傷，由法不行故也⁵⁴。

從這詔書看來，不但章帝時也沒能改善，而且官僚政治至此已經腐化了。在這大奸新除，吏治敗壞的情況下，和帝能够改進的，只是按各郡人口的比例，規定察舉孝廉的

⁴⁷ 如後漢書卷二明帝紀云：「館陶公主為子求郎，不許，而賜錢千萬。謂羣臣曰：『郎官上應列宿，出宰百里，有非其人，則民受其殃，是以難之。』」頁124。

⁴⁸ 後漢書卷二十三竇憲傳，頁813。例子見卷四十三樂恢傳，頁1478；卷四十七梁慁傳，頁1591；卷五十一李恂傳，頁1683；卷四十六陳寵傳，頁1553-54。

⁴⁹ 後漢書五行志一，頁3268-69；五行志三，頁3308；同書卷四十五袁安傳，頁1536-37。

⁵⁰ 後漢書卷四十五袁安傳；頁1519-20。

⁵¹ 後漢書卷四十三樂恢傳，頁1477。

⁵² 同上註，頁1477-79。

⁵³ 見後漢書卷三十七丁鴻傳，頁1265-67。

人數罷了。丁鴻傳說：

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，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，帝以爲不均，下公卿會議。鴻與司空劉方上言：「凡口率之科，宜有階品，蠻夷錯雜，不得爲數。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，四十萬二人，六十萬三人，八十萬四人，百萬五人，百二十萬六人。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，不滿十萬三歲一人。」帝從之⁵⁵。

但是這種辦法，對於人口稀少的邊郡來說，便不公平。所以，在十三年（一〇一）詔令放寬限制：

幽、并、涼州戶口率少，邊役衆劇，束脩良吏，進仕路狹。撫接夷狄，以人爲本。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，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，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。」⁵⁶

這種辦法用意雖善，但並不能阻止殘吏上下其手，破壞選舉。所以，殤帝于延平元年（一〇六）七月，勅司隸校尉、部刺史曰：

郡國……競增戶口，……署用非次，選舉乖宜，貪苛慘毒，延及平民。刺史垂頭塞耳，阿私下比。假貸之恩，不可數恃，自今以後，將糾其罰⁵⁷。

×××

×××

×××

安帝親政後，帝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⁵⁸。「祿去公室，政移私門。」⁵⁹一向堅持政以得賢爲本，理以去穢爲務，」⁶⁰的太尉楊震，一再拒絕他們薦舉的私人，而招致怨恨。

延光二年（一二三），（震）代劉愷爲太尉。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閭兄於震，震不從。寶乃自往候震曰：「李常侍國家所重，欲令公辟其兄，寶唯傳上意耳。」震曰：「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，故宜有尙書勅。」遂拒不許，寶大恨而去。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，震又不從。司空劉授聞之，卽辟此二人，旬日中皆見拔擢。由是震益見怨⁶¹。

此時，宦官已漸用事，中常侍樊豐等爲擴張勢力，也引用了一些貪汙與失意的官吏。楊震上疏說

⁵⁴ 同註四六。

⁵⁵ 同註五三，頁1268。

⁵⁶ 後漢書卷四和帝紀，頁189。

⁵⁷ 後漢書卷四殤帝紀，頁198。

⁵⁸ 後漢書卷四十八翟酺傳，頁1602。

⁵⁹ 同上註，頁1603。

⁶⁰ 後漢書卷五十四楊震傳，頁1761。

⁶¹ 同上註，頁1763。

……（侍中）周廣、謝暉兄弟，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，依倚近倖姦佞之人，與樊豐、王永等分威共權，屬託州郡，傾動大臣。宰司辟召，承望旨意，招來海內貪汙之人，受其貨賂，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。白黑溷淆，清濁同源，天下譴譁，……⁶²。

「震前後所上，轉有切至，帝既不平之，」⁶³於是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、侍中周廣、謝暉等共同讒陷他，震遂自殺⁶⁴，成為黑暗政治下的犧牲者。仲長統哀嘆道：

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，忿彊臣之竊命，矯枉過直，政不任下，雖置三公，事歸臺閣，自此以來，三公之職，備員而已。然政有不理，猶加譴責，而權移外戚之家，寵被近習之豎，親其黨類，用其私人，內充京師，外布列郡，顛倒賢愚，貿易選舉，疲驚守境，貪殘牧民，撓擾百姓，忿怒四夷，招致乖叛，亂離斯瘼，怨氣並作，……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。……至于近世，外戚、宦豎，請託不行，意氣不滿，立能陷人于不測之禍，惡可得彈正之哉⁶⁵。

× × ×

× × ×

× × ×

順帝時，政治已很腐敗，選舉不實的情況也更嚴重起來。官非其人，侵害人民，直接破壞了社會的安寧。在此摘錄當時幾位正直士大夫的陳述，以見一般。

永建二年（一二六），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，每請託受取，司隸校尉虞詡輒案之，而屢寢不報。詡不勝其憤，乃自繫廷尉，奏言曰：

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，遂交亂嫡統，幾亡社稷。今者張防復弄威柄，國家之禍將重至矣。臣不忍與防同朝，謹自繫以聞，無令臣襲楊震之跡。」書奏，防流涕訴帝，詡坐論輸左校。防必欲害之，二日之中，傳考四獄。獄吏勸詡自引，詡曰：「寧伏歐刀以示遠近。」⁶⁶

在這小人道長的情況下，公卿以下的官吏，類多拱默，以樹恩為賢，盡節為愚，互相勸戒說：「白璧不可為，容容多後福。」⁶⁷尚書令左雄奮而痛陳時弊說：

漢初至今，三百餘載，俗浸彫敝，巧偽滋萌，下飾其詐，上肆其殘。典城百里，轉動無常，各懷一切，莫虞長久。謂殺害不辜為威風，聚斂整辦為賢能，以理已安民為劣弱，以奉法循理為不化。髡鉗之戮，生於睡眚；覆尸之禍，成於喜怒。視民如寇讎，稅之如豺虎。監司項背相望，與同疾疢，見非不舉，聞惡不察，觀政

⁶² 同上註，頁1764。

⁶³ 同上註，頁1766。

⁶⁴ 後漢書卷十五來歷傳，頁590。

⁶⁵ 仲長統傳法誠篇，頁1657；另見全後漢文卷八十八仲長統法誠篇。

⁶⁶ 後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，頁1870-71。

⁶⁷ 後漢書卷六十一左雄傳，頁2015。

於亭傳，責成於期月，言善不稱德，論功不據實，虛誕者獲譽，拘檢者離毀。或因罪而引高，或色斯以求名。州宰不覆，競共辟召，踴躍升騰，超等踰匹。或考察捕案，而亡不受罪，會赦行賂，復見洗滌。朱紫同色，清濁不分。故使姦猾枉濫，輕忽去就，拜除如流，缺動百數。鄉官部吏，職斯祿薄，車馬衣服，一出於民，廉者取足，貪者充家，特選橫調，紛紛不絕，送迎煩費，損政傷民。和氣未洽，災眚不消，咎皆在此。……鄉部親民之吏，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，寬其負筭，增其秩祿，吏職滿歲，宰府州郡乃得辟舉。如此，威福之路塞，虛偽之端絕，送迎之役損，賦斂之源息。循理之吏，得成其化；率土之民，各寧其所。⁶⁸

順帝很感動，乃令有司「考其真偽，詳所施行。」「而宦官擅權，終不能用。」從此以後，「選代交互，令長月易，迎新送舊，勞擾無已，或官寺空曠，無人案事，每選部劇，乃至逃亡。」⁶⁹

直到陽嘉元年（一三二），順帝也覺得事態嚴重了。他認為「間者以來」，災咎頻仍，盜賊紛起，完全是選舉不實，官非其人造成的。並令今後刺史、二千石的選舉，委任三司，負責辦理。⁷⁰

這時，左雄鑒於上述的流弊，與明帝以來，所舉孝廉，率多年少，而且試用的辦法，並無多大效果。於是提出限年試才，試以賤奏的方案說：

郡國孝廉，古之貢士，出則宰民，宣協風教。若其面牆，則無所施用。孔子曰「四十不惑」，禮稱「強仕」。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，不得察舉，皆先詣公府，諸生試家法，文吏課賤奏，副之端門，練其虛實，以觀異能，以美風俗。有不承科令者，正其罪法。若有茂才異行，自可不拘年齒。」⁷¹

順帝採納了他的建議，乃「班下郡國」，並令大臣參議此事。尚書僕射胡廣與尚書史敞、郭虞均表示異議，上疏說：

蓋選舉因才，無拘定制。六奇之策，不出經學；鄭（子產相鄭）、阿（晏子化東阿）之政，非必章奏。甘、奇顯用，年垂疆仕；終〔終軍年十八，往說（南）越。（南）越聽命〕、賈（賈誼年十八，文帝召為博士。）揚聲，亦在弱冠⁷²。

胡廣等不但引經據典的加以反對，還說了些不太好聽的話。說皇帝為什麼不慎重些。順帝看了自然不會高興的。

順帝下詔（陽嘉元年冬十月）的次年，因為詔書末尾注有例外，於是廣陵孝廉徐

⁶⁸ 同上註，頁2017-18。

⁶⁹ 同上註，頁2019。

⁷⁰ 後漢書卷六順帝紀，頁261。

⁷¹ 同註六七，頁2020。

⁷² 後漢書卷四十四胡廣傳，頁1506。

淑，還不到四十歲，想來冒充，負責選舉的尚書郎覺得可疑，就請問他。徐淑回答說：「詔書曰：『有如顏回、子奇，不拘年齒』，所以本郡命我來充選。」尚書郎說不過他，尚書令左雄便請問他：「昔顏回聞一知十，孝廉聞一知幾邪？」徐淑無言答對，左雄責斥了他一頓，叫他回去了。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都「坐謬舉免黜」，從前是「茂才孝廉，歲以百數」，現在只有汝南陳蕃，潁川李膺，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⁷³。雖然袁宏認為這種辦法未免太偏⁷⁴，但也收到了相當的效果。所謂「自是牧守畏慄，莫敢輕舉。迄于永（嘉）〔憲〕（沖帝年號，一四五），察選清平，多得其人。」⁷⁵ 所以范曄論曰：

自左雄任事，限年試才，雖頗有不密，固亦因識時宜。而黃瓊、胡廣、張衡、崔瑗之徒，泥滯舊方，互相詭駁，循名者屈其短，筭實者挺其效。故雄在尚書，天下不敢妄選，十餘年間，稱為得人，斯亦效實之徵乎？⁷⁶

雖然如此，但左雄奮力改善的效驗總是有限的。他雖暫時阻止住牧守不敢妄選，總阻止不住權門的破壞，和富豪對當權者的銀彈攻勢。例如順帝為宦官孫程等十九人擁立，十九人都封為侯，宦官勢力因而大盛。他們在殤帝時既已兼做朝官⁷⁷，至此，皇帝又委縱他們得傳爵給養子⁷⁸，並得舉人為官，因使「無功小人，皆有官爵。」⁷⁹ 於是在權貴和富豪的操縱下，使得河南尹田歆在六個孝廉中，想有一個不受貴戚請託，已算難得了。

龔嵩字景伯，河南洛陽人，……始為縣門下史。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謐，名知人。歆謂之曰：「今當舉六孝廉，多得貴戚書命，不宜相違，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，爾助我求之。」明日，謐送客於大陽郭，遙見嵩，異之。還白歆曰：「為尹

⁷³ 同註六七，頁2020。

⁷⁴ 後漢紀卷十八袁宏曰：「夫謀事作制，令以經世訓物，使必可為也。古者，四十而仕，非謂彈冠之會，必將是年也。以為可事之時，在於強盛，故舉大限，以為民表，且顏淵、子奇曠代一有，而欲以斯為格，豈不偏乎。」華正書局印行，頁291。

⁷⁵ 同註七一；又集解惠棟曰：「張璠漢記云：『時稱左伯豪為尚書，天下皆慎選舉。』」

⁷⁶ 後漢書卷六十一左周黃傳論，頁2042。

王夫之論曰：「左雄限年四十乃舉孝廉，論者皆譏其已隘，就孝廉而言之，非隘也。孝廉者，當為郡國之吏，以資滿無過而舉，亦中材之表見者爾；至于四十矣，所事非一，守相既無偏好之私，而練習民俗，淹通經律，兢兢焉寡過以無貽其名，超郡職而登王廷，豈患其晚哉！非然者，始試于掾曹，旋登于王國，俸途百啓，獵進無厭，官常毀而狂狡者撓風化之原，是惡可不為之制乎！……孝廉之舉，至于順帝之世而已極乎陋矣；士之欲致貴顯者，知有郡縣而不知有朝廷也，知有請託扳附而不知有學術事功也，……。」讀通鑑論卷八順帝，六十五年三月，河洛圖書出版社，頁232。

⁷⁷ 後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傳，頁2509。

⁷⁸ 同上註，頁2510。

⁷⁹ 後漢書卷五十六張綱傳，頁1817。

得孝廉矣，近洛陽門下史也。」歆……遂舉孝廉，辟太尉府，舉高第⁸⁰。

所以，李固在陽嘉二年（一三三）對策中說：

古之進者，有德有命；今之進者，唯財與力。

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，以其秉威權，容請託故也。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，聲勢振天下，子弟祿仕，曾無限極。雖外託謙默，不干州郡，而諂僞之徒，望風進舉。今可爲設常禁，同之中臣。⁸¹

但請託與僞已經形成風氣，決不是一兩個人的力量所能糾正過來的。如本初元年（一四六），梁太后詔曰：

孝廉、廉吏皆當典城牧民，禁姦舉善，興化之本，恒必由之。詔書連下，分明懇惻，而在所詭習，遂至怠慢，選舉乖錯，害及元元。頃雖頗繩正，猶未懲改。……其令秩滿百石，十歲以上，有殊才異行，乃得參選。臧吏子孫，不得察舉。杜絕邪僞請託之原，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。各明守所司，將觀厥後⁸²。

×××

×××

×××

從順帝永和六年（一四一）到桓帝延熹二年（一五九），爲大將軍梁冀專政時期。冀殘暴縱恣，其瘋狂貪污爲漢代外戚第一人。他毒死「少而聰慧」的質帝，枉誅太尉李固、杜喬等人。在這「直如弦，死道邊；曲如鉤，反封侯。」⁸³的黑暗時代，選舉制度當然也遭受到梁冀及其黨徒的嚴重破壞。

建和元年（一四七），……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，官屬倍於三公。

冀……冒名而爲侍中、卿、校尉、郡守、長吏者十餘人，皆貪叨凶淫，……吏人賈貨求官請罪者，道路相望。

百官遷召，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，然後敢詣尚書。下邳人吳樹爲宛令，之官辭冀，冀賓客布在縣界，以情託樹。樹對曰：「小人姦蠹，比屋可誅。明將軍以椒房之重，處上將之位，宜崇賢善，以補朝闕。宛爲大都，士之淵藪，自侍坐以來，未聞稱一長者，而多託非人，誠非敢聞！」……冀爲設酒，因鴆之，樹出，死車上⁸⁴。

在這時期中，關於選舉孝廉的改善，只是尚書令黃瓊奏請增加孝悌與能從政者同儒學文吏合爲四科而已⁸⁵。

⁸⁰ 後漢書卷五十六種蠡傳，頁1826。

⁸¹ 後漢書卷六十三李固傳，頁2074-76。

⁸² 後漢書卷七桓帝紀，頁288。

⁸³ 桓帝紀注引續漢志，頁291。

⁸⁴ 後漢書卷三十四梁冀傳，頁1178-83。

⁸⁵ 後漢書卷六十一黃瓊傳，頁2035。

桓帝於延熹二年，誅大將軍梁冀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，專權選舉⁸⁶。「自是權歸宦官，朝廷日亂。」他們的父兄子弟布在州郡，競爲虎狼，噬食小民⁸⁷，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曰：

今官位錯亂，小人諂進，財貨公行，政化日損，尺一拜用不經御省⁸⁸。桓帝得奏後大怒，雲被捕下獄。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，被免職歸田里。後來雲等都死在獄中。在這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的情況下，太尉黃瓊自度力不能匡，乃稱疾不起。七年（一六四），疾篤，上疏諫曰：

陛下卽位以來，未有勝政。諸梁秉權，豎官充朝，重封累職，傾動朝廷，卿校牧守之選，皆出其門，……言之者必族，附之者必榮。忠臣懼死而杜口，萬夫怖禍而木舌，……陛下不加清濁，審別真僞，……使朱紫共色，粉墨雜蹂，所謂抵金玉於沙礫，碎珪璧於泥塗。……夫讒諛所舉，無高而不可升；〔阿黨〕相抑，無深而不可淪。可不察歟？書奏，不納⁸⁹。

在這「賢愚渾殺，是非顛倒，」⁹⁰的黑暗時代，富豪可以賄賂宦官，買得官做。如黨錮傳說：

宛有富賈張汎者，桓帝美人之外親，善巧雕鏤玩好之物，頗以賂遺中官，以此並得顯位，恃其伎巧，用勢縱橫。

陳伯敬是當時一位標準的好人，因無黨援，到老也只不過舉孝廉⁹¹。事母至孝的士人度尚，有文武才略，因家境貧寒，也不爲鄉里所推舉⁹²。所以，朱穆作崇厚論說：「夫以韓、翟之操，爲漢之名宰，然猶不能振一貧賢，薦一孤士，又況其下者乎！」⁹³又黃琬傳說：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，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⁹⁴。於是光祿勳陳蕃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同心協力，顯用志士，「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」，蕃被免官，琬遭禁錮⁹⁵。

又陳寔傳說：

陳寔……尋轉功曹。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，倫教署爲文學掾。寔知

⁸⁶ 後漢書卷五十七李雲傳，頁1851。

⁸⁷ 後漢書卷四十三朱穆傳，頁1470；另見宦者傳，頁2521-22。

⁸⁸ 同註八六，頁1852。

⁸⁹ 同註八五，頁2037-38，于黃瓊傳中無「書奏，不納。」四字，此見通鑑卷五十四，頁1752。

⁹⁰ 同註三七。

⁹¹ 後漢書卷四十六郭躬傳，頁1546。

⁹² 後漢書卷三十八度尚傳，頁1284。

⁹³ 同註八七，頁1466。

⁹⁴ 後漢書卷六十一黃琬傳，頁2040。

⁹⁵ 同上註，又後漢書卷六十六陳蕃傳云：「自蕃爲光祿勳，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，不偏權富，而爲勢家所譖訴，坐免歸。」頁2163。

非其人，懷檄請見。言曰：「此人不宜用，而侯常侍不可違。寔乞從外署，不足以塵明德。」倫從之。於是鄉論怪其非舉，寔終無所言。倫後被徵爲尚書，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。倫謂衆人言曰：「吾前爲侯常侍用吏，陳君密持教還，而於外白署。比聞議者以此少之，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，陳君可謂善則稱君，過則稱己者也。」⁹⁶

由上面所述河南尹田歆想從六個孝廉中，有一個不受請託的事，和這個例子看來，可知地方豪族不但請託地方，而且也與外戚、宦官結納。這樣選舉出來的人，也就不問可知了。所以王符評論當時選舉腐化的情形說：

羣僚舉士者，或以頑魯應茂才，以桀逆應至孝，以貪饕應廉吏，以狡猾應方正，以諛諂應直言，以輕薄應敦厚，以空虛應有道，以囂囂應明經，以殘酷應寬博，以怯弱應武猛，以愚頑應治劇。名實不相副，求貢不相稱。富者乖其材力，貴者阻其勢要。以錢多爲賢，以剛強爲上。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，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⁹⁷。

× × ×

× × ×

× × ×

漢代君主的昏暴淫亂，到桓、靈時已達極點⁹⁸，東漢的國運也到了盡頭。范曄慨然說：

自桓、靈之間，君道秕僻，朝綱日陵，國隙屢啓，自中智以下，靡不審其崩離⁹⁹。

在這「保養姦回，過於骨肉，殄滅忠良，甚於寇讎。」¹⁰⁰十分黑暗的政治下，東漢的選舉也腐化到極點。

靈帝初卽位，中常侍侯覽、曹節與王甫等並亂天下，附從者升進，忤逆者中傷¹⁰¹。如史弼傳說：

史弼……遷河東太守，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。弼知多權貴請託，乃豫勅斷絕書屬。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，并求假鹽稅，積日不得通。生乃說以它事謁弼，而因達覽書。弼大怒曰：「太守忝荷重任，當選士報國，爾何人而僞詐無狀！」命左右引出，楚捶數百，府丞、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，弼不對。遂付安邑

⁹⁶ 見後漢書本傳，頁2065。

⁹⁷ 潛夫論卷二考績第七。

⁹⁸ 參看後漢書卷八靈帝紀，頁346-53；卷十八宦者傳，頁2534-36，五行志頁3272-73；卷五十二崔駰傳，頁1731。

⁹⁹ 後漢書卷七十九儒林傳下，頁2589。

¹⁰⁰ 同註三七。

¹⁰¹ 陳蕃傳，頁2169-70。

獄，即日考殺之。侯覽大怨，遂詐作飛章下司隸，誣弼誹謗，檻車徵¹⁰²。

建寧元年（一六八），王甫等矯詔殺大將軍竇武、太傅陳蕃。次年，靈帝大興黨獄，朝士李膺、杜密與范滂等百餘人被殺，流徙禁錮的六七百人，被捕的太學生一千餘人。「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，其在位者，免官禁錮，爰及五屬。」這是第二次黨錮之禍。從此以後，朝廷善類一空，形成宦官專政的局面。這種情勢一直維持到中平六年（一八九），靈帝被他們欺蒙了二十餘年，在這期間，全國的官職幾乎完全被宦官集團霸佔了。於是利祿薰心想做官的人，皆望風迎附。如處士樊英之孫樊陵，以諂事他們得爲司徒¹⁰³。富人孟佗，用很多財物交結宦官張讓的管家奴，使讓滿意，得做涼州刺史。宦者列傳說：

靈帝時，張讓、趙忠並遷中常侍，封列侯，與曹節、王甫等相爲表裏。……讓有監奴典任家事，交通貨賂，威形諠赫。扶風人孟佗，資產饒贍，與奴朋結，傾竭饋問，無所遺愛。奴威德之，問佗曰：「君何欲也？力能辦也。」曰：「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。」時賓客求謁讓者，車恆數百千兩，佗時詣讓，後至，不得進，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，遂共輦車入門。賓客咸驚，謂佗善於讓，皆爭以珍玩賂之。佗分以遺讓，讓大喜，遂以佗爲涼州刺史¹⁰⁴。

靈帝很喜歡文學藝術，引召能爲辭賦、小說、繪畫與書法者，共數十人。侍中祭酒樂松、賈護，引進了些無行趨勢之徒，「並待制鴻都門下，憲陳方俗閭里小事，帝甚悅之」¹⁰⁵。議郎蔡邕諫曰：「孝武之世，郡舉孝廉，又有賢良文學之選，於是名臣輩出，文武並興。漢之得人，數路而已。夫書畫辭賦，才之小者，匡國理政，未有其能。」¹⁰⁶靈帝沒採納他這項建議，光和元年（一七八）二月，「遂置鴻都門學。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，或出爲刺史、太守，入爲尚書、侍中，乃有封侯賜爵者，士君子皆恥爲列焉。」¹⁰⁷這件事也是出於宦官欲壟斷仕途的意思。後來，蔡邕回答詔問說：

宰府孝廉，士之高選。近者以辟召不慎，切責三公，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，開請託之門，違明王之典，衆心不厭，莫之敢言。臣願陛下忍而絕之，……聖朝既自約厲，左右近臣亦宜從化¹⁰⁸。

同年十一月，靈帝和宦官進而爲滿足私囊，遂開西邸賣官。其情形主要有下列三種：

¹⁰² 後漢書本傳，頁2111。

¹⁰³ 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傳，頁2724；另見黨錮傳，頁2191。

¹⁰⁴ 又宦者傳注引三輔決錄曰：「佗字伯郎。以蒲陶酒一斗遺讓，讓即拜佗爲涼州刺史。」頁2534。

¹⁰⁵ 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傳，頁1991-92。

¹⁰⁶ 同上註，頁1976。

¹⁰⁷ 同上註，頁1998。

¹⁰⁸ 同上註，頁1999。

(一)地方官的價格往往比朝官貴一倍，公的定價為一千萬錢，卿五百萬，二千石二十萬，四百石四百萬。大概因為地方官較能剝削百姓的緣故，所以價格貴。又隨縣的好壞，價格也不相等¹⁰⁹。

(二)除原定價外，其價格依買官人的財產和身分而有增減。如桓帝時宦官曹騰的養子，也就是曹操的父親曹嵩，因家庭很富，用一億萬錢，買得太尉。崔寔的從兄崔烈因傅母（阿保）關係，僅花了五百萬錢，便買得司徒。

(三)富的先繳錢，窮的到官後加倍繳納¹¹⁰。

不但如此，後來又創立了修宮錢與東園禮錢等名目，凡被任命的官吏須先輸錢後就職，清貧無錢繳納的，只有辭職不就¹¹¹。此後，又規定凡一經任命的官吏，必須到任，因貧不能上任的便被迫遣。如宦者列傳說：

刺史、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，皆責助軍修宮錢，大郡至二三千萬，餘各有差。當之官者，皆先至西園諸價，然後得去。有錢不畢者，或至自殺，其守清者，乞不之官，皆迫遣之。

當時從上到下的官吏，既然用大批的金錢買得官做，他們上任後，自然極力剝削百姓，以補償買官的費用，並取得加倍的利潤。這樣一來，無論辟召和選舉，只能「釋賢取愚」¹¹²，完全以錢為標準了。抱朴子說：

靈獻之世，鬬官用事，羣姦秉權，危害忠良，臺閣失選用於上，州郡輕貢舉於下。夫選用失於上，則牧守非其人矣；貢舉輕於下，則秀孝不得賢矣。故時人語曰：「舉秀才，不知書；察孝廉，父別居。寒素清白濁如泥；高第良將懦如鷄。」……于時懸爵而賣之，猶列肆也。爭津者買之，猶市人也。有直者無分而徑進，空拳者望途而收迹。其貨多者其官貴，其財少者其職卑。故東園積賣官之錢，崔烈有銅臭之嗤。上為下勸，君行臣甚，……清貧之士何理有望哉¹¹³。

總之，在這樣的皇帝和官吏之下，東漢的政治已腐敗到了極點，選舉也腐化到了極點，帝國終於在「積多士之憤，蓄四海之怒，」¹¹⁴的情形下崩潰了。故王夫之評論賣官

¹⁰⁹ 靈帝紀，頁342。

¹¹⁰ 崔駰傳，頁1731；宦者傳，頁2519；卷七十四上袁紹傳，頁2393。

¹¹¹ 後漢書卷六十一羊續傳；卷八十七劉陶傳；宦者傳，頁2536。

¹¹² 宦者傳，頁2526。

¹¹³ 同註三八。

¹¹⁴ 同註三七。例如趙壹作刺世疾邪賦，以舒其怨憤。曰：原斯穢之攸興，寔執政之匪賢。女謁掩其視聽兮，近習秉其威權。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，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。雖欲竭誠而盡忠，路絕險而靡緣。九重既不可啓，又羣吠之喧喧。安危亡於旦夕，肆嗜慾於目前。奚異涉海之失柁，積薪而待燃。榮納由於閃榆，孰知辨其蚩妍。故法禁屈撓於勢族，恩澤不逮於單門。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，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。乖理雖死而非亡，違義雖生而匪存。（見後漢書卷八十文苑傳下，頁2631。）

又如宦者傳云：「黃巾既作，盜賊熾沸，郎中山中張鈞上書曰：『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，萬人所以樂附之

的事說：

亂政不一，至於賣官而末有不亡者也。……秦、漢以下，卿士大夫車服禮秩絕於天子矣，而猶不使之絕也。舉之以行，進之以言，敍之以功，時復有東帛安車之徵，訪之以道。上下有其大辨，君子小人有其大閑，以爲居此位者，非其人而不可覲，抑且使天下微幸之徒望崖而返。卿大夫且有巍然不可扳躋之等，臨其上以爲天子者，其峻如天而莫之敢陵。賣官之令行，則富者探囊而得，狡者稱貸以營，且市井而夕廟堂。然則天子者，亦何不可以意計營求於天而倖獲之也？而立國之紀，掃地而無餘。

……失之於天子，而得之於民，賈道行而希三倍之利，上弗能禁焉。且貪人之取償於倍利者，禁之殺之而終不厭。縱千百賈於郡邑，以取償於貧弱，民之生理不盡者，亡有也。國無紀，民無生，……國末有不亡者也¹¹⁵。

五、結 論

就漢代選舉制的原始用意而論，絕不是一種壞制度，只因歲月久了，環境變了，這個制度也變壞了。這不但是漢代選舉制度如此，古今中外一切的制度，大概都會如此的。

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，東漢是光武獲得其他豪族的支持而建立的政權。所以，他卽位後，對豪族不得不採取妥協政策。例如，當時的內外羣臣，不但「多帝自選舉」¹¹⁶，而且專用他的同鄉南陽人¹¹⁷。因此，他對當時「權門請託」與選舉不實的流弊，也像他處理土地問題一樣，只懲處了幾位官吏，如王丹¹¹⁸和戴涉等¹¹⁹，對豪門權貴的把持選舉則不積極加以干涉。明帝卽位後，雖誅罰了不法的梁、竇之家，使得「洛中無復權威，書記請託一皆斷絕。」¹²⁰但其效驗只是局部的，暫時性的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到章帝時，選舉便腐化起來。如他任命外戚馬防爲車騎將軍，出征西羌，而防竟引用不法的妻兄杜篤爲從事中郎。司空第五倫上疏諫止，但帝「不見省用」¹²¹。尤其自和帝起，繼位的君主，大都幼弱昏闇¹²²，母后臨朝，外戚、宦官從此得勢，地方豪族富力大增，

者，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、子弟、婚親、賓客典據州郡，宰推財物，侵掠百姓，百姓冤之無所告訴，故謀議不軌，聚爲盜賊。宜斬十常侍，縣頭南郊，以謝百姓，又遣使者布告天下，可不須師旅，而大寇自消。」（頁2535）

¹¹⁵ 讀通鑑論卷八桓帝，頁243。

¹¹⁶ 後漢書卷二十九申屠剛傳，頁1017。

¹¹⁷ 後漢書卷三十一郭伋傳，頁1092；另見卷十七岑彭傳，頁654。

¹¹⁸ 見後漢書卷二十七王丹傳，頁932。

¹¹⁹ 見後漢書卷二十七張湛傳注三，頁930。

¹²⁰ 後漢書卷四十一第五倫傳，頁1398。

¹²¹ 同上註，頁1399。

¹²² 王夫之將此責任歸咎於光武帝與章帝，詳見讀通鑑論卷七章帝，頁197。

官僚集團也自形成一種勢力。東漢的選舉制在他們的把持與要挾下，日益腐化起來。其情形在前面已討論過了。

綜上所述，可知東漢選舉制的得失約有下列幾點：

(一)地方每年選舉的孝廉，歲以百數，雖然濫進者不少，但德行與實學兼優者也很多。尤其在左雄任尚書期間，最稱得人¹²³。後來，陳蕃、李膺等士人同心協心，反抗邪惡，消除腐敗，雖然前仆後繼，犧牲很大，但帝國「所以傾而未顛，決而未潰，」完全是他們的血肉換來的¹²⁴。

(二)東漢舉孝廉，特別偏重美德高行，因而造成社會上一種取巧作偽與虛聲競進的壞風氣。如循吏傳說：

許荆……祖父武，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。武以二弟晏、普未顯，欲令成名，乃請之曰：「禮有分異之義，家有別居之道。」於是分割財產以爲三分，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，二弟所得並悉劣少。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，晏等以此並得選舉。武乃會宗親，泣曰：「吾爲兄不肖，盜聲竊位，二弟年長，未豫榮祿，所以求得分財，自取大譏。今理產所增，三倍於前，悉以推二弟，一無所留。」於是郡中翕然，遠近稱之。位至長樂少府。

又郭(太)符(融)許(劭)傳說：

黃允字子艾，……以偽才知名……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，見允而歎曰：「得婿如是足矣。」允聞而黜其妻夏侯氏。婦謂姑曰：「今當見弃，方與黃氏長辭，乞一會親屬，以展離訣之情。」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，婦中坐，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，言畢，登車而去。允以此廢於時。

時漢中晉文經、梁國黃子文，並恃其才智，炫曜上京，臥託養疾，無所通接。洛中士大夫好事者，承其聲名，坐門問疾，猶不得見。三公所辟召者，輒以詢訪之，隨所臧否，以爲與奪。融察其非真，乃到太學，並見李膺曰：「二子行業無聞，以豪桀自置，遂使公卿問疾，王臣坐門。融恐其小道破義，空譽違實，特宜察焉。」膺然之。二人自是名論漸衰，賓徒稍省，旬日之間，慙歎逃去。後果爲輕薄子，並以罪廢弃。

又如趙宣葬親，就在墓道中居住行喪禮，凡二十餘年，鄉邑的人稱他是孝子，州郡官屢次請他做官，他都不出來，孝名自然越來越大。後來，太守陳蕃和他相見，問出他在墓中生了五個兒子，蕃大怒，按誣時惑衆欺鬼神的罪名處罰¹²⁵。所以徐幹說：「至於父盜子名，兄竊弟譽，骨肉相詬，朋友相詐，此大亂之道也。」¹²⁶

¹²³ 同註六七，頁2042。

¹²⁴ 同註七六，頁2043。

¹²⁵ 陳蕃傳，頁2159-60。

¹²⁶ 中論下考偽第十一。

(三)漢代孝廉的選舉，除重視德行外，有兩種限制：第一必須是太學生出身，第二必須為服務地方有經驗與成績的僚吏。後來，太學生人數日增，至桓帝時已達三萬餘人，學而優則仕是當時士人唯一的出路；又孝廉舉則任職，以利祿誘人，因為名額有限，以致形成一種阿諛空虛之風。能吹善拍之徒得意仕途，正直誠實之人反遭遺棄。靈帝時儒者趙壹作刺世疾邪賦，以舒其憤，曰：

于茲迄今，情僞萬方。佞諂日熾，剛克消亡。詆痔結駟，正色徒行。嫗嫗名勢，撫拍豪強。偃蹇反俗，立致咎殃。捷躡逐物，日富月昌，渾然同惑，孰溫孰涼。邪夫顯進，直士幽藏¹²⁷。

(四)因為三公、五府與郡國守相都有辟召與選舉權，加以位置不夠，而形成阿黨比周，故舊報恩與營私舞弊的敗習。第五倫上疏章帝說：

今……人尚文巧，咸趨邪路，莫能守正。……然諸出入貴戚者，類多瑕釁禁錮之人，尤少守約安貧之節，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，雲集其門¹²⁸。

又黃琬傳說：

舊制，光祿舉三署郎，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。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，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，京師為之謠曰：「欲得不能，光祿茂才。」¹²⁹

又風俗通義過譽第四記載：

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，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，遼叔太子名舊，才操鹵鈍，小子髡，既見齒鄉黨，到見股肱曰：「太守與遼叔同歲，恩結締素，……幸來臨郡，今年且以此相競，舉其子。如無罪得至後歲，貫魚之次，敬有不違。」主簿柳對曰：「舊實不如髡，宜可授之。」世公於是厲聲曰：「丈夫相臨，兒女尚欲舉之，何謂高下之間耶，」竟舉舊也。世公轉換南陽，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，欲舉其子。伯起自乞子瓚尚弱，弟琰幸已成人。是歲舉琰，明年復舉瓚。瓚十四未可見衆，常稱病，到十八乃始出。治劇平春長，上書臣甫弱冠，未任宰御，乞留宿衛。尚書劾奏增年受選，減年避劇，請免瓚官。詔書左遷武當左尉。會車騎將軍馮緄，南征武陵蠻，緄與伯起同時，公府辟瓚為軍曲侯，……官至下邳相¹³⁰。

所以王符嘆息說：

今多務交游，以結黨助，偷世竊名，以取濟渡。……今多姦諛以取媚，撓法以便佞。苟得之徒，從而賢之，此滅貞良之行，而開亂危之原者也¹³¹。

¹²⁷ 文苑傳下，頁2630。

¹²⁸ 同註一二〇，頁1400。

¹²⁹ 同註九四。

¹³⁰ 據四部備要本，中華書局印行。

¹³¹ 潛夫論卷一務本第二。

夫志道者少友，逐俗者多儔，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，競比質而行趨華，……甚可憤也¹³²。

又徐幹憤慨的說：

世之衰矣，上無明天子，下無賢諸侯；君不識是非，臣不辨黑白。取士不由於鄉黨，考行不本於閭閻；多助者爲賢才，寡助者爲不肖；序爵聽無證之論，班祿采方國之謠。民見其如此者，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，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，乃離其父兄，去其邑里，不脩道藝，不治德行，講偶時之說，結比周之黨，汲汲皇皇，無日以處，更相歎揚，迭爲表裏，……竊選舉、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。……桓靈之世其甚者也。自公卿、大夫、州牧郡守，王事不恤，賓客爲務，冠蓋填門，儒服塞道，饑不暇餐，倦不獲已，……送往迎來，亭傳常滿，吏卒傳問，炬火夜行，閤寺不閉，把臂捩腕，扣天矢誓，推託恩好，不較輕重。文書委於官曹，繫囚積於囹圄，而不遑省也。詳察其爲也，非欲憂國恤民，謀道德也，徒營己治私，求勢逐利而已。有策名於朝，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，比屋有之。……至乎懷大夫之容，而襲婢妾之態，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，求志屬託，規圖仕進。然擲目指掌，高談大語，若此之類，言之猶可羞，而行之者不知恥。嗟乎！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¹³³。

靈帝熹平四年（一七五）春三月，爲消除「州郡相黨，人情比周，」¹³⁴的流弊起見，乃實行「三互法」（卽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。）¹³⁵但當時在「刺史、二千石貪如豺虎，暴殄烝民，」¹³⁶的情況下，朝廷尤守此法，除使得「禁忌轉密，選用艱難，」¹³⁷外，是不可能發生什麼作用的了。

（四）地方選舉權操在郡守手中，因爲沒有客觀的標準，一方面易受權門請託¹³⁸，一方面是典選舉的官吏，也多爲自己將來打算，乘機諂事權貴，使得選舉不再是選賢舉能，而變成權貴與富豪的子弟獵官的工具了。

總之，由於權貴、富豪與官僚集團選舉的舞弊，使帝國的仕途完全被這個特殊階級（外戚、宦官、富豪與官僚集團）壟斷了。東漢衰亡，外戚、宦官同歸於盡，富豪與官僚集團的勢力仍在，並且與世學之家的勢力繼續發展，形成了魏晉南北朝的世族。從此，這些變相的貴族，把持着政治，支配着經濟，操縱着社會，各種矛盾和衝突更日益嚴重起來，形成我國歷史上一個最紛亂黑暗的時代。

¹³² 潛夫論卷三實貢第十四。

¹³³ 中論下考僞第十一。

¹³⁴ 同註一〇五，頁1990。

¹³⁵ 同上註。

¹³⁶ 通鑑卷五十七，頁1837。

¹³⁷ 同註一三四。

¹³⁸ 見註四〇，又范曄論曰：「中興以後，……榮路既廣，缺望難裁，白是竊名僞服，浸以流競，權門貴仕，請繁興。」此見同註七六。

臺大歷史學報